

国内革命战争

中國現代軍事文學叢書

城

陈立德◎著

下

(上)

大眾文藝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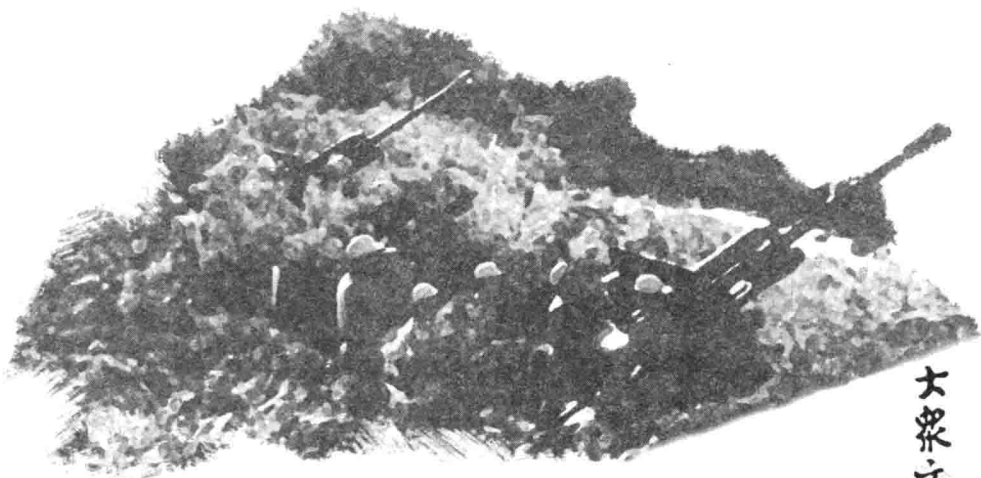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

——国内革命战争

城 下

★(上)

陈立德◎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下 / 陈立德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3.5 (2009.1 修订)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国内革命战争 / 黎白主编)
ISBN 978-7-80171-300-1

I. 城…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5162 号

城 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30 字数 597 千字
2009 年 4 月修订版 2009 年 4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80171-300-1

定价: 59.60 元 (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内容简介

《城下》是深受读者欢迎的长篇《前驱》的续集，反映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同北洋军阀吴佩孚进行的三次惊心动魄的大战役，最终实现了“直捣武昌，饮马长江”的战略目标。

小说歌颂了叶挺为首的独立团官兵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真实生动地再现了蒋介石、吴佩孚、唐生智，刘玉春等历史人物在这场大搏斗中的角逐；揭示了社会上各种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同时还描写了青年人美好动人的爱情生活。

作者勾画出风起云涌的时代风貌，刻画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全书气势磅礴，情节跌宕起伏，既有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又有缱绻柔情。

目 录

一	(1)
二	(15)
三	(26)
四	(37)
五	(50)
六	(61)
七	(66)
八	(79)
九	(93)
一〇	(105)
一一	(119)
一二	(134)
一三	(148)
一四	(161)
一五	(177)
一六	(190)
一七	(207)
一八	(218)
一九	(235)
二〇	(247)
二一	(251)
二二	(255)
二三	(262)

目 录

二四	(276)
二五	(287)
二六	(302)
二七	(313)
二八	(323)
二九	(332)
三〇	(348)
三一	(361)
三二	(374)
三三	(389)
三四	(391)
三五	(396)
三六	(408)
三七	(411)
三八	(420)
三九	(425)
四〇	(440)
四一	(446)
四二	(456)

当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第十师、十二师和独立团取得了平江大捷的胜利之后，北洋军阀吴佩孚在湖南部署的汨罗江防线就全部发生了动摇。受吴佩孚委任的湘军总司令叶开鑫的主力早已沿粤汉铁路退往岳州；国民革命军的第七军和第八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湖南省城长沙，担任前锋的部队也都抵达了汨罗江一线。第四军在攻占平江后，只是很快打扫了战场，安顿了伤号，并未驻下休整，便又以独立团为前锋，向湘鄂边境交界的幕阜山区进军了。虽然指挥官们知道幕阜山是从湖南通向湖北的最后一道也是最险峻的一道屏障，但是吴佩孚没有料到他所倚重的大将陆法会如此地迅速地失守平江，因此对湘鄂边境的幕阜山区并没有调集重兵防守。第四军就是要尽量抢在北洋军的前面，翻越幕阜大山，减少通向武汉的阻力，加速北伐战场的军事进展。

现在，翻开湘鄂两省的地图，只要懂得一些军事知识的人都会看到：除了湘鄂交界的天然屏障幕阜山之外，通向武汉的另一道险峻关隘便是湖北境内的汀泗桥了。这个粤汉铁路上的小车站，距离武昌只有九十多公里，北洋军向这里调集队伍十分方便和迅速。五年前吴大帅就是凭借汀泗桥的天险，挫败了北征的湘军数万之众，稳定了南方的局势，开始了他雄霸中原、控制全国的鼎盛时期。因此，谁都可以料到，吴大帅必将在这里部署重兵，以逸待劳，扭转

湖南战事连遭失败的不利局面。

正当吴佩孚向汀泗桥调兵遣将的时候，从广州出发兼程赶往前线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也已经到达了湖南株洲，准备从这里乘火车进驻省城长沙。

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就设立在几节刚刚改装好的头等客车的车厢内。其中一节是蒋介石的办公室：中间安放着一张宽大的办公桌，桌后有一张可以转动的皮圈椅，隔桌另一面也有两张皮垫弹簧靠背椅；他的座位后面高悬着孙中山的遗象和他自己亲手恭录的正楷“总理遗嘱”；两旁靠窗摆着两行沙发，地板上铺着红色的地毯；一边的墙壁上挂游了两广、两湖、河南、福建、江西、浙江、江苏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示着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和进攻态势；另一边窗上挡着白色纱帘，从外面看不清车厢里面的情形。其余的车厢，分别住着参谋处、副官处、机要科、秘书科、警卫团和俄国的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

这时候，蒋介石刚刚在株洲城里参加了党部为他举行的各界人士欢迎会，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回到自己的专车上。他的机要科长兼私人秘书王亚夫给他送来了厚厚的一叠从前方和后方发给总司令部的文电，这些电报中有前方最新的军事进展，敌情变化，以及后方留守广州的一些文武官员们的动态。本来，蒋介石每天清晨五时起床，六时进早餐，然后第一件事便是浏览批阅经过王亚夫摘选的这些文电，不过今天因为早餐后就到城里参加党部的欢迎会，他才破例把这个日程改变了。屈指算来，他离开广州已有一个多月，由于粤汉铁路从韶关到株洲这一段最艰险的路程还没有修通，他们这一个月来差不多都是乘小木船或轿子在湘粤交界的崇山峻岭中跋涉。沿途的炎热和劳累，使他只是盼望着这艰苦的旅程早日结束，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想前方和后方的事情。到达株洲后，距离

前线更近了，这使他对战场形势和敌我双方情况的了解也更清楚了許多；他感到在前线所发生的一切远比他原先所预料的要顺利，就像一个曾经准备倾家荡产、下了大注的赌徒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一样，他对北伐革命的前途变得越来越坚定自信，并且认为这正是他作为最高统帅决策和指挥正确的结果。

在正式誓师北伐，即将离开广州向前线出征的那些天，蒋介石就为了组织总司令部和留守后方的人事部署颇费了一番苦心。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选择一个能干的参谋长和确定留守后方的人选。因此，在他出师北伐以后，把这个地盘交给什么人来留守，就确实是大有学问的。只可惜他自己的嫡系部队还太少，顾得了江浙就顾不了两湖；顾得了前线又顾不了后方。他不禁想起汉高祖刘邦所写的那首《大风歌》来：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是啊，如果他蒋介石手下有一百个像叶挺那样智勇双全而又能像范桐那样俯首贴耳听命于他的将领的话，他又怎会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样的感慨和忧愁呢？他在经过了几天的苦心思索，权衡了种种利弊得失之后，终于最后决定把留守广东的重任，交给粤军第四军的军长李济深。因为这李济深虽是粤军的军长，但他自己的原籍却是广西。将来北伐大功告成之后，当他蒋介石要实行全国江山统一之时，这个人也会比那些有根有底的地头蛇们更容易对付。当蒋介石把这样的安排去征询他的智囊姜仲贤时，那个老谋深算的古董商人也连声赞叹“后生可畏”，认为他现在玩起大手腕来

是更加得心应手，圆熟自如了。

蒋介石听了姜仲贤的赞扬后，又更加踌躇满志地笑道：“为了稳住这个家伙，表示对他的信任，我对他说：‘中正此次出师北伐，成功则固然不会再回广州；万一不能成功，也决不再回到广州了。’那家伙听了，两眼笑成一条缝，连忙客气地说：‘北伐成功之日，也即总司令凯旋回粤之时，任潮当率留守后方的文武大员，迎总司令虎驾于百里之外。’娘希匹，他心里只怕就盼我别再回来哩！”

“先给他吃点定心丸，你在前方也免得后顾之忧。”姜仲贤又问道：“还有李福林的第五军，你准备怎么安置他？”“娘希匹，这家伙也是个拆烂污！”蒋介石不禁又恼火地骂道，“平时他开会从不发言，像个泥胎坐在那里，什么事都唯唯诺诺，可你摸不清他心里在想什么。他的那些队伍都是土匪，一直就驻在河南那边，官匪不分，谁也调不动他。这回也只好让他留守广州算了！”

姜仲贤平心静气地点头道：“这倒也好。李济深留在广州，就得在底下给他安这种不听话的地头蛇。听说河南那块地方，盗匪如毛，还全亏他这种大土匪管小土匪的办法，要不闹得无法收拾，李福林这家伙，好在没有多大野心，他是在烟馆里帮客人点烟灯出身，现在能做到军长就觉得心满意足了。你只要不断他的油水，他在后方倒不会坏你的事情。”

蒋介石说道：“对他们这些人，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要是谁不够朋友，想暗地对老子砍条斧，老子就不信他比共产党还难治！”

“湖南方面，也不是五个手指一般齐的。”姜仲贤好像是在评论古董成色似的慢慢说道，“论声望和资历，当然以谭组庵为最高，此人面善心狠，八面玲珑，哪方面都可以用他作号召。不过你现在已经抬他当了国民政府的代主席，占了汪精卫的位置，也算是位极人臣，他不会再怀什么异心了。程颂云精明能干，恃才傲物，在湖南

早已有取谭组庵而代之的抱负，他拚命反对唐生智归顺，尽量讨好共产党和广西方面，也正是想得到他们的支持，日后好同唐生智争个高下，当他的湖南王！”

蒋介石说道：“这回我把程颂云的第六军放在东都战线，封了他个前敌总指挥，也算给他很大面子了。他们到株洲后就直接开往江西，根本不进长沙，这就同唐生智碰不到一起了。至于将来湖南的地盘到底归谁，我对他说：‘颂云兄追随总理在前，唐生智归附革命在后；论功行赏，当然要有先后之分了。’”

“这个话说得好。”姜仲贤赞赏地点着头，又深沉地说道，“不过，日后程颂云未必能斗过唐生智。姓唐的这家伙翻云覆雨，非同一般。他靠吴佩孚的支持赶跑了赵恒惕，后来又不买吴佩孚的账，最后叫吴佩孚打得没有退路了，这才过来跟我们联络，让我们出兵帮他去打吴佩孚。这家伙脑后定有反骨，你到了前线，还得对他多留点心。”

蒋介石也嘲笑地说道：“谭组庵和程颂云一提这个人，都是一肚皮气。他们说，唐生智就是靠跟赵恒惕当打手，成了他的亲信，才爬起来的。这样的人要革命，除非狗改得了吃屎。不过，他们这两个何尝不也是这样？我也听说，唐生智在他的队伍里，培植亲信，要求部下像儿子服从老子一样地听他的话。他身边还养了个和尚，整天为他抽签算命，说他的命相如何如何好，他也把那个和尚捧得像神仙一样。娘希匹，看样子这个家伙的胃口还不只是想当个湖南王哩！”

虽然姜仲贤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但他确实也说出了一些生活的哲理。古时曾经把州官叫作“牧”，不就是这个意思么？《圣经》里也把上帝的使者称为“牧人”，把芸芸众生称为“羔羊”，那意义就更加明显了。那些牧人，只要善于把“头羊”驾驭好，再多的羊群，也会跟在后面乖乖听话了。

接着，他们又对参谋长的人选，进行了一番斟酌。

蒋介石看着他道：“原先倒想过三个人：李济深，钮永建，白崇禧。现在已经决定让李济深留守广州。钮永建对上海那边的人事关系很熟悉，我想先派他去做点联络工作。现在看起来，还只有白崇禧合适一些了。”

姜仲贤半闭着眼听着，一面点点头道：“白崇禧是广西方面的智囊，你把他收拢过来，对日后统一两广是一步好棋。再说，你现在重用了他们那边的人，也显得你和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到前线也好拼命用力。”

蒋介石对姜仲贤的思想当然早已融会贯通，但他的心情感到有些愤懑地说道：“只是白崇禧这个家伙还在推三阻四，他总说自己资望太浅，不敢当此重任。我看说穿了，他就是嫌参谋长那个头衔还不过瘾，想在那前头挂一个‘总’字！”“他说过这样的意思？”姜仲贤关心地问。

“话虽不是那样露骨，可意思是这样的。”蒋介石带着嘲笑的气氛说，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将军德高望重，老谋深算；如果能由李济深将军来兼任总参谋长，他情愿当个副职，协助总参谋长的工作。他已经知道李济深要留守广州了，还说这话，不是为他自己在争吗？”

姜仲贤笑着点点头道：“你就给他加上一个‘总’字。反正一个字又不要钱买，你还舍不得？拿一个字换个参谋长，让他在你身边乖乖地听话，这笔买卖是只赚不蚀的。”

蒋介石犹豫了一会，说：“好吧，老子这回就好人做到底！我今天就给白崇禧发个电报，代行总司令职权留守广州的任命告诉他，让他担任副总参谋长兼前方参谋长。这回他心里该舒服了吧？”

“你这块肥肉一丢，不怕他不张嘴来咬。”姜仲贤很有把握地说道，“据我看，广西方面的班底，是以李宗仁为头脑，以黄绍雄和白崇禧为左右手。白崇禧虽然智谋过人，有‘小诸葛’之称，可是他偏重军事，又太自负，非经邦济世之才。黄绍雄有政治野心，为

人狡诈多端，但好夸夸其谈，而且斤斤计较小利，军事上没有多少建树，终不过只能起帮闲政客的作用。只有李宗仁这个人胸有城府，不可小视；上个月他来广州，一副仁人长者的样子。我看他待人谦和，不露锋芒，实有大志。这个人你须要用心对付：将来他可能成为你最得力的盟友，也可能成为你最危险的敌人。”这时正在旁边的机要科长王亚夫尖声插言道：“李宗仁上次在广州住了四五十天，到处攀亲拜友，同共产党的人和俄国顾问都有接触。他向广西方面发电报都是使用自己带的密码，有时就借用第四军的留守电台，不知道他们暗地里搞了些什么鬼名堂！”

蒋介石也咧着嘴笑道：“娘希匹，我早看穿他了。他接受共产党的独立团，一来是想扩大个人的实力；二来是跟叶挺拉过去的私人关系。其实，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消灭共产党，比我的性子还急。三月二十号那天，他以为我真的要跟共产党翻脸了，抢着向我提出要取缔农民协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禁止一切工农运动，宣布共产党为不法之徒。当时就叫我顶回去了。”“他还是脚踩两只船。”姜仲贤老于世故地指点道，“他向你提出那些反共议案，实际上也是想向你试探一下，摸摸你的底牌，他好从中取利。对这样的家伙，还得多防他一手。你这回出发到前线以后，留他坐镇广州，也不能让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抢在你的前头，闹得局面不可收拾。”

“这一点我早有布置了。”蒋介石看了王亚夫一眼道，“我让机要科在我出发以后，派专人监视李济深在这边的情况，随时把他的谈话和行动用密电报告我。”王亚夫说道：“我已经新编好了一套密码，安排一位可靠的同志负责，让他随时和我们前方联络。”

姜仲贤满意地点点头，又道：“李宗仁虽是七军军长，可他的老家还在广西；七军的那几个师长又都是些叫鸡公，翅膀硬了一个也不会听他的。所以要特别注意他跟广西方面的来往，对李宗仁他们

几个多下点工夫。”

“上次李宗仁回去，我给了他们七军一千支步枪，四挺重机枪，两部无线电台。”蒋介石显得很慷慨地说道，“我对他说，以后只要第一军有的，也要先照顾第七军。看样子他还知点好歹，不像四军的潘振山那些家伙，娘希匹，就像你欠他的债一样，你再给他好处，他嘴里也没有半个谢字。”

“潘振山这种二杆子货，刚猛有余，谋略不足，终究成不了气候。”姜仲贤喝了两口茶，放下茶杯道，“十师师长陈真如比他有心计，可军事上又不行。我看四军最可畏的，还是独立团团长叶挺。这个人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就很器重他，论地位他应当在潘振山这些人之上，可他甘愿放弃高位，接受共产党的命令去充任独立团团长，不能不说是具有相当的政治头脑。再看他在湖南指挥的这几仗，真可说有制胜千里的大将之才。此人若能为我所用，足可抵得上十万精兵！”

蒋介石连连摇头道：“他比陈独秀还赤化得厉害。听说发生‘中山舰事件’后，他在独立团讲话，把我比作第二个陈炯明！娘希匹，要不是还要让他带队伍北伐，老子现在就能收拾了他！”

姜仲贤温和地劝慰他道：“宰相肚里划得船，说什么由他说去，只要他在前头同吴佩孚的队伍拼命，你什么话都只当没听见。”

蒋介石说道：“对共产党的一些人，我倒是真心想用他们。前几天放出李之龙的时候，我还亲自同他谈了一次话。我说：‘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就是校长处罚学生处罚错了，学生也不应当记他的恨，因为校长毕竟是为学生好的’后来我又说，‘即使你记恨我，我也还是要重用你；我要安排你在总司令部做事情，或者到前方去带兵。’这家伙大概吓破了胆，说他不愿再带兵，只想到前方做点宣传工作。我批了几百块钱，让他去找邓演达，到政治部办剧团去了。”

姜仲贤赞扬地连连说道：“对，对！要赚大利息，就要舍得出本钱。

正当蒋介石在暗自发恨，一面对地图查看汀泗桥周围情况的时候，副官处长进来向他报告：“加伦将军想要见您，不知总司令现在有没有时间？”

蒋介石顿时振奋起来，说道：“好，好，快请他来，快请他来！”

三年前，国民党的创始人和领袖孙中山先生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失败挫折之后，终于从痛苦中认识到：欧美的资产阶级政府不仅不会真正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反而站在敌人方面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镇压民众。因此，他开始了一生中的重大转折：向年轻的社会主义苏联伸出了求援之手。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立刻接受了孙中山的请求，在当时苏联国际国内的环境还十分险恶，生活条件还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从海上给广东的国民政府送来了大批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同时又应孙中山的要求派来了以鲍罗廷为首的政治顾问团和以巴甫洛夫将军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庞杂涣散的国民党，建立了培养革命军官的黄埔军校，巩固了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在协助孙中山指挥军队击败反革命武装的战斗中，巴甫洛夫将军不幸在前线以身殉职。不久，苏联又从国内战争的战场调来了富有经验的高级指挥官加伦将军，担任军事顾问团的总顾问。加伦的原名是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他虽然只有三十七岁，但在苏联国内战争的战场上却已久负盛名。他是在当时苏联红军中很少有的工农出身的高级指挥官之一，出生在雷宾斯克城附近农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青年时代在麦蒂希车辆制造厂当工人，因为号召罢工被沙皇暗探逮捕，关押了三年。后来被送进军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战斗中受了重伤，于一九一五年退役。回到家乡不久，他就秘密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十月革命胜利后，加伦作为工农红军的一名指挥官，参加了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战斗。国内战争年代很多传奇式的征战和胜利，是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一九一八年九月，加伦将军第一

个被授予苏维埃共和国红旗勋章。来中国之前，他曾经担任苏联远东共和国红军总司令、陆军部长和军事委员会主席。

来到中国后，他和蒋介石一起指挥了国民革命军的两次东征。在他那杰出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的作战经验的帮助下，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主力的东征军旗开得胜，接连取得了重大胜利，很快消灭了数万之众的反革命叛军，收复了东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在危急的时刻，当蒋介石惊慌动摇、束手无策的时候，加伦将军那镇定的神态和果断的建议，总是能使局面转危为安，很快扭转了战场的形势。这使平时刚愎自用、性情执拗的蒋介石，也不得不对他表示衷心地钦佩，视他为自己战斗中的力量和依靠。两次东征胜利后，加伦将军因为积劳成疾，曾经回国一段时间，今年五月初叶挺独立团向湖南出征，即将揭开北伐战场的序幕之前，蒋介石请求苏联政府将加伦将军再次派到中国，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顾问。于是，加伦将军很快又赶回了中国，他的到来更坚定了蒋介石加速出师北伐的决心，并立即参与了对北伐战场全局的部署和对湖南前线战事的指挥。在这次长途的艰苦行军中，加伦将军的坚韧毅力和吃苦精神也深深感动了总司令部的官兵们。

加伦将军也很亲切地同蒋介石握手问好。他们一同走到车厢中的沙发上坐下，翻译也坐到他们旁边，一个副官送上来两杯咖啡。加伦将军望着蒋介石用俄语说道：

“总司令，平江战役已经结束，你对敌军将要采取的重大行动作出充分估计了吗？”蒋介石听翻译把这几句话说完，便瞪着大眼望着加伦将军点头道：“唔，这个，我正在研究从前方送来的报告。根据各方面情报，我认为敌军将要采取的下一个重大行动，很可能是要利用汀泗桥的险要地形部署防御阵地，以便大量消耗我军然后进行反攻。”

加伦将军微笑着表示赞同地点点头，又道：“如果我们的判断是

正确的话，那么应当怎样采取有利的对策呢？”

蒋介石虽然对下一步行动的思考还不成熟，但他不愿让加伦将军看出这一点，便显得胸有成竹地故意抬头向车厢顶上望一瞬，然后竭力以一个沉稳老练的统帅的姿态，字斟句酌地拖长了声音说道：“这个……现在第四军已陆续从平江出发；第七军和第八军也正沿粤汉路向湖北前进；吴佩孚即使能很快向汀泗桥部署三个师，我们以三个军也有绝对胜利的把握。”

蒋介石恭敬地望着加伦将军说道：“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这个为了打破敌人的计划，对于具体部署，您还有些什么好的意见？”

加伦将军以军事统帅所具有的果断语气说道：“我建议以一个军担任对汀泗桥的正面进攻：一个军担任向铁路左翼长江沿岸的警戒，务必控制住敌人海军可能登陆的第一个港口；另以一个军担任后卫，保护汀泗桥以南直至岳州的铁路沿线的安全。如果您同意这样的部署，就可以在即将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上确定每一个军战斗使命。”

蒋介石立刻用坚定的语气说道：“唔，这个很好！我马上就让参谋长制定一道命令。……我看，正面进攻汀泗桥的责任，是不是还是交给第四军去完成？”

加伦将军道：“第四军的战斗力当然是最强的。只是他们刚刚经过平江战斗，没有来得及休整，而且他们现在的行军路线又十分艰巨，不用说沿途会遭遇敌人的阻击，就是湘鄂边界的幕阜大山也够他们爬好一阵子的了。”

蒋介石的决心似乎不可动摇地说道：“不要紧，我发电报叫他们加快行军速度，他们是一定可以担负这个责任的。”

加伦将军已经很了解蒋介石的性格，他刚愎自用，器量狭窄，无论争论什么问题，他最后总要坚持自己的决断，有时甚至不近情理。因此，只要不是军事上的重大原则问题，加伦将军也不屑与他